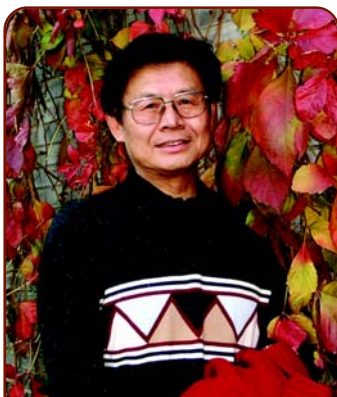


专访著名作家 肖复兴

理财是很漫长的路



肖复兴先生简介

北京人，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。现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副主编。曾到北大荒插队6年，当过大、中、小学的教师10年。已出版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集、报告文学集、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80余部。近著有《音乐笔记》、《音乐的隔膜》、《聆听与吟唱》、《浪漫的丧失》、《遥远的含蓄》、《黑白记忆》等。曾经获得过全国以及北京上海优秀文学奖多种。《音乐笔记》获首届冰心散文奖。

记者：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，文人通常是“羞于言财”的。作为一名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颇深的作家，肖老师，您是怎样看待“财富”这个概念的？

肖复兴： 中国人以前讲究的是不露富，如今，财富不是一个羞于见人的字眼，关键在于你的财富是如何得来的，如果是靠着自己的智慧和辛苦得来，那么再多的财富都值得骄傲的。在我们中国，对于财富传统的心理是讲究“均贫富”，孔子就说过：“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”前一句，是典型的均贫富思想，但是，后一句，即使到现在，也值得我们思考，严重的贫富不均，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定。财富，有时就是这样起着社会的制衡作用。没有财富，社会很难得到发展，财富过于膨胀在少数人手里，而和大多数人拉开了明显的距离，社会也很难得到良性的发展。

还有值得思考的一点是，在我们这样一个曾经穷怕了的民族，从政治社会转型到经济社会的时候，往往容易对财富有一种久违

的亲近感和攫取感。财富君临一切，成为价值系统中的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标准，也是非常可怕的。就像现在流行的一句歌谣：你拍一，我拍一，大家都说GDP，其实是不正常的。

记者： 近几年来，商业银行、保险公司、证券公司推出的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财新业务，肖老师，您对此有什么看法？

肖复兴： 我对其中大多数是持有警惕的，譬如保险公司推出的一些新业务，开始说得都很动听，但是，事后就很难再见到他们的笑脸和踪影了。如果到了让他们“出血”的时候，就更加的难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们更多的考虑的是自己公司的利益最大化，是如何把客户手里的钱纳入自己的腰包，而真心实际考虑客户利益的，很少，就更谈不上替客户的未来利益做超前的考虑和设计了。商业银行的理财新业务我没有接触到，无从知晓。

记者： 肖老师，如果拥有了一大笔现金财富，您打算如何理财，使其保值增值？

肖复兴：我很忙，除了单位的工作，还要忙于创作，另外也有不少社会活动。说实话，我平时不管钱，都是夫人在当家理财。在这方面，我是弱智。如果真拥有了一大笔财富，我恐怕没有能力去打理它们。要么看着它们贬值，要么请银行的专家来帮我理财，到时候请你推荐专家，行吗？

记者：没问题。几年没跟您联系，肖铁（肖复兴之子，记者注）从北大毕业后去了哪里留学？他的学习和生活费用您是用什么方式汇给他？

肖复兴：他现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东亚文学博士，学校就在芝加哥附近。刚去时，他自己办了一张银行卡，把钱打在卡里，去学校缴付有关费用。他基本每年都回来，所以家里也不用每个月都汇钱，就一次性给他，让他自己安排吧。

记者：肖老师，您平时去银行吗？主要是办理什么业务？您对眼下有人评价银行“嫌贫爱富”，也就是“差别服务”有什么评价？

肖复兴：我偶尔也会去银行，主要是办理存取款业务。眼下去银行，就是人多，你得有足够的耐心等待，营业大厅里嘈杂得太厉害，我每去一次，都会感到耳鸣，耳朵里灌满了噪音分贝，那些天天坐在里面工作的银行人员真的很辛苦，不容易，有时候，他们的耐心有限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至于说银行“嫌贫爱富”么，我看很



正常，存款大户对银行的贡献多，银行就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，请到二楼贵宾室，不用排队。这些人这就好像是坐飞机多花钱买了头等舱，坐得很宽敞，而一般人少花钱就挤在经济舱，是不是？

记者：能否讲述一个您印象比较深刻、发生在您身上的理财故事？

肖复兴：很遗憾，真的没有什么故事。我陪夫人参加过一次保险公司的理财讲座，当时似乎很红火，其实到现在自己的心里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稀里糊涂地就跟进了。好几年过去了，也没见到有任何动静，据说需要20年才能见分晓，最少起码也得十年之后才能够见利，如此长的时间，所谓的“理财”，总让人感到与其说

给自己理财，不如说是帮助人家在理财，像是一个皮实在太厚的包子，很难咬到里面的馅。从那以后再让我参加这样的活动，我是敬而远之了。

我希望正规的银行能深入到社区里普及一些理财知识，先家喻户晓、人人皆知，再进一步提高，上一个新台阶么。不管怎么说，咱老百姓还是对国家的大银行很信任，对银行寄予厚望，希望银行能替我们理财，当然，这是一条很漫长的路。

记者：谢谢肖老师！